

後殖民非洲寫作中的地理想象與地緣政治

——以萊格森·卡伊拉的《金加拉》為例^{*}

肖麗華

[提 要] 馬拉維作家萊格森·卡伊拉的小說《金加拉》，可以作為探討後殖民非洲文學中地緣政治結構與文化認同危機的個案。藉助世界體系理論與象徵性交換系統，可以發現馬拉維在英國殖民遺產與南非資本霸權夾擊下所形成的身份撕裂與文化失序。婚戀矛盾、父子衝突、勞工遷徙與教育認同等敘事線索，揭示出地緣結構如何深度滲透個體心理與日常經驗。《金加拉》作為國家邊緣性危機的文學寓言，構建出一幅文化崩塌的精神圖景。面對“後全球化”語境下全球權力格局的重組，邊緣國家之間的協同實踐亦開始浮現為新的想象資源。非洲文學若能藉助“南南合作”的思路，或可開啟重新思考地緣政治與文化主體性的批評空間。

[關鍵詞] 非洲文學 《金加拉》 地緣政治 地理想象

[中圖分類號] I10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3 - 0150 - 09

一、從地圖主權到日常經驗：馬拉維的地緣政治問題

萊格森·卡伊拉(Legson Kayira, 1942~2013)是馬拉維第一位在國際上產生重要影響力的小說家,其作品深刻反映了馬拉維的政治生態,尤其非洲後殖民國家的地緣政治處境。其代表作《金加拉》(*Jingala*, 1969)以馬拉維北部鄉村為背景,描繪了在地緣結構與殖民遺產下的個體命運,構成對國家、空間與身份的複雜書寫。卡伊拉作為一位通布卡(Tumbuka)部落族人,幼年在馬拉維接受教會學校教育,後懷揣美國夢遠渡重洋,1958年到達美國,在斯卡吉特谷學院獲得政治學學士學位,此時的美國正處於地緣政治思想主導國家戰略的時期,這一思想氛圍無疑塑造了卡伊拉對馬拉維現實問題的宏觀認知。

地緣政治作為分析國家與空間關係的重要理論傳統,自 20 世紀初即成為理解國際秩序和地區權力格局的關鍵工具。傳統地緣政治如“大陸心臟地帶”理論、海權論主要著力於疆界、資源與國

^{*}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非洲英語文學史”(項目號:19ZDA296)與浙江省社科聯項目(項目號:2024N034)的階段性成果。

家戰略之間的物理性互動模式，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的“世界體系理論”，則以經濟結構為核心，將全球分為“核心”、“半邊緣”與“邊緣”國家，邊緣國家長期在全球分工體系中被剝奪了參與高附加值經濟活動的能力，主要為核心區域提供廉價勞動力和原材料。^①在這一理論框架下，撒哈拉以南非洲雖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但本身“卻始終被排斥在這一體系的核心結構之外”。^②南部非洲各國“唯有南非建立了一個經濟結構多元化、產業體系相對成熟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使其在區域內構成事實上的經濟霸權”。^③馬拉維處於這一結構性不平等體系之中，其國家地位與對南非的依附關係因此得以確立。這種依附不僅體現於經濟層面，也深刻影響了國家發展的整體路徑與區域角色定位。已有學者藉助該理論路徑，指出“南非在馬拉維國家想象中佔據著被理想化的中心位置”。^④但地緣政治研究並非只是局限於物質領土空間和世界政治地圖，還需要重視人類的主觀因素在地緣政治思想和實踐中的重要作用。^⑤“地緣政治想象成為現代性的一個核心特徵”，傳統地緣政治長期被“地圖化思維”與國家空間中心化所主導，但地緣政治“並不必然簡化為國家領土性”，“必須摒棄那種將全球與民族國家這兩種地理尺度視為解釋世界政治全部因果機制的預設性思維模式”。^⑥約翰·阿格紐 (John Agnew) 的“話語地緣政治”理論明確指出，地緣政治既包括國家政策的層面、學理研究的層面，也必須包括大眾化的地緣政治層面，涉及普通民眾在處理地理政治及兩者關係時所展現出來的大眾化的視角，“需要關注以普通人的生活為背景展開的地理想象，考察不同人群對物質福利、精神認同和世界政治的理解，這涉及在大規模人口散居、流動情況下理解民族身份、日益嚴重的全球不平等、地區對經濟增長突出的制約作用、超國家主義在世界、地區和國際範圍內的興起，最重要的是生產和金融全球化對世界各國和地方的影響等”。^⑦即地緣政治還應關注人們的日常生活現實。安東尼·若里斯-費洛 (Antonio Gelis-Filho) 則提出，在地緣結構中不僅存在物質層面，還存在一個深層的、無意識層面的“象徵性地緣文化” (geoculture)，通過文化編碼、教育體系與社會想象持續重塑邊緣國家個體對自我與他者的認知。^⑧在超越傳統空間本體論的學術轉向中，現有的地緣政治理論呈現碎片化解構特徵，缺乏將物質空間、話語實踐與文化象徵協同闡釋的整合性框架。為此，本文綜合“世界體系結構”、“話語地緣政治”與“象徵性交換系統”的理論框架，對《金加拉》中馬拉維的地緣政治問題進行研究。馬拉維既是世界體系中被動依附的邊緣地理單元，更在象徵性結構中遭受持續性文化邊緣化。這種雙重邊緣化身份，不僅形塑了國家的宏觀地緣政治處境，更深刻滲透於小說人物的日常生活實踐，成為解構地緣政治微觀權力運作機制的關鍵切口。

馬拉維作為南部非洲經濟結構中資源貧乏的小國，國家意識、外交政策乃至日常生活均受制於其地緣政治位置。1953 年，英國基於殖民治理與白人政治平衡的需要，將馬拉維納入“中非聯邦”，但在聯邦內其地位始終處於邊緣。^⑨在南部非洲國家中，南非的經濟在該地區佔主導地位，並通過其現代化的港口系統承擔大部分地區進出口貿易，^⑩這種發展的不平衡導致南部非洲各國嚴重依賴南非。然而各國在政治主體性的建構路徑上卻存在顯著差異，例如，津巴布韋雖同樣依賴南非貿易與勞務通道，但在 20 世紀下半葉經歷激烈的反殖民武裝鬥爭與強烈的民族主義動員，從而在政治話語與國家身份構建上形成了更強烈的主體性姿態。^⑪而馬拉維則在黑斯廷斯·班達領導下採取保守、實用主義的“親南非外交”，強調以國家經濟生存為優先，明確承認對南非的依賴。^⑫這種“孤立於泛非共識”的立場導致馬拉維在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 (SADC) 中發聲能力薄弱，進一步加劇其地緣性弱勢，使馬拉維難以形成國家層面的集體抵抗邏輯。整體而言，馬拉維既未擁有如南非那般的資源帝國地位，也不同於津巴布韋、莫桑比克等具備交通樞紐功能的國家，其地位主要作為

“人口蓄水池”存在，為南北羅得西亞提供廉價勞工。南非則進一步利用了馬拉維的弱勢，通過一系列雙邊援助協議，將其納入其地區依附網絡。《金加拉》正是在這一歷史與空間背景下展開敘述，揭示小國子民在缺乏主權話語的文化場域中，如何以“沉默”、“逃離”、“幻想”等方式回應後殖民時代的地理想像與結構性焦慮。《金加拉》深具寓言特質，不僅以微觀視角折射出馬拉維民族的現代性困境，更通過個體經驗與地緣秩序的張力敘事，構建起後殖民研究中空間政治與心理創傷的理論對話場域，為理解非洲後殖民社會的深層結構提供了獨特的文學注腳。

二、跨國感知結構與地緣幻象：南非在馬拉維認同建構中的文化投射

馬拉維位於東非與南部非洲的過渡地帶，國土狹小，地緣結構對其國家發展形成深刻制約。自 19 世紀末南部非洲礦產資源被大規模開發以來，馬拉維長期作為津巴布韋、贊比亞與南非等資源國的勞動力輸出地，其經濟模式深受區域性依附結構的影響。儘管英國作為殖民宗主國在國家建構方面發揮了基礎性作用，但在獨立後馬拉維的國家認同與地緣定位中，南非作為地區霸權國家所造成的影響更為深遠。尤其在 20 世紀中葉至 1980 年代末，馬拉維一直是南非礦山第二大合同工來源國，大量勞工外流從結構上削弱了馬拉維本土的經濟可持續性。南非作為馬拉維國家認知與地緣觀念中的關鍵因素，其資本邏輯與文化話語已深入滲透至普通民眾的生活實踐與認知結構。

卡伊拉在《金加拉》中，揭示了這種跨國地緣結構對馬拉維文化身份的衝擊。他認為馬拉維文化是一個動態開放的系統，始終處於演化與博弈之中。^⑬小說以馬拉維北部農村奇馬利羅（Chimaliro）為地理背景，構建了一個被本土傳統、殖民遺產與區域資本邏輯交織撕扯的文化空間。故事圍繞主人公金加拉展開。作為傳統規範的堅定守護者，金加拉卻在南部非洲地緣權力重構的浪潮中淪為時代的犧牲品。妻子離世後，他遵循古老習俗，為年幼的麗姿定下婚約，靜候其成年完婚。然而，南非礦工穆喬納（意為“久別者”）的歸來打破了這份平靜。婚禮前夜，這名極具現代性誘惑的男子帶走了麗姿。與此同時，接受教會教育的兒子格雷戈里，在新思想的衝擊下，毅然拒絕父親安排的婚姻選擇離家出走。至親的接連背離，徹底擊垮了金加拉，最終他因情感的徹底崩潰“死於心碎”。小說採用多線並行的敘事結構，交錯鋪陳幾位主要人物金加拉、麗姿、南非礦工與格雷戈里的人生選擇與命運走向，使家庭裂變與文化斷裂彼此映照。這一結構強化了後殖民地地緣衝突在個體層面的多重表現，也為本文從婚戀關係、傳統習俗、文化認同、跨境流動等多個層面展開分析提供了清晰的敘述框架。

在《金加拉》中，第一種衝突表現為上了年紀的鰥夫金加拉與年輕南非礦工穆喬納的對抗。金加拉恪守傳統，多年等待未婚妻麗姿成年完婚，而在婚禮前夜，長期處於父母與金加拉監護下的麗姿，卻被穆喬納帶走。有學者指出，她的出逃是“傳統與現代性在女性身體的物化上形成共謀，女性在直接影響其命運的問題上卻始終缺乏話語權”。^⑭當然，她的行為亦可被視為在後殖民語境中面對父權制與現代性雙重規訓所激發的認知覺醒，從性格構成、生命經驗及女性自我價值實現的角度出發，可展開多維度解讀，但本文更側重於將這一敘事置入區域地緣政治的結構中加以審視，麗姿的戀愛選擇體現出穆喬納的南非地理想像對馬拉維部落圖景的壓制性勝出，南非所承載的政治意涵遂成為敘事的關鍵。

如前所述，作為非洲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中樞，南非確立了其在非洲國際關係格局中的支配地位，通過勞動力遷移與資本流動機制，周邊國家被納入其經濟運行邏輯之中。馬拉維作為“勞動力蓄水池”，大量青年男性被輸出至南非礦區參與資本主義生產，其勞工地位固化了馬拉維的邊緣性

角色。勞工返鄉後所帶回的不僅是金錢收益,還有深嵌其中的意識形態,金加拉的愛情競爭者穆喬納正是這一結構性國家關係的勞工代表。小說描繪了穆喬納們的文化變形:他們操著在南非學得的混雜語言,身著工作制服,使用收音機、自行車等物質象徵。這些新“符號”構建出一種與傳統部落經驗截然不同的身份表現,構成了未曾出走的村民們的南非想象。這一想象既反映了南非作為區域核心的現實壓迫,也揭示其在世界體系中的半邊緣地位如何通過文化機制對鄰近弱國形成次級殖民壓力。^⑤穆喬納們前往南非礦區謀生的敘事可被視為對世界體系中“外圍國家—半邊緣國家”之間資本—勞動力分工結構的文學再現,顯示了結構性誘導下的勞動力遷徙邏輯。而這一勞工遷徙路徑,也正是在愛情爭奪中,穆喬納戰勝“德高望重”的金加拉的兩個優勢——經濟優勢與生活觀念。

在馬拉維大眾想象中,“南非”被等同於約翰內斯堡這一城市符號。穆喬納向麗姿描繪的南非圖景,正是一種以約翰內斯堡為原型的都市烏托邦,構成了對馬拉維鄉村困境的逃逸想象。礦工們對南非的想象,既有現實局限,也摻雜著複雜的心理因素。馬拉維務工者多集中於約翰內斯堡及其周邊礦區或白人家庭,缺乏對南非整體的經驗性認知,而在返回村落後,則有意識突出城市化經驗,以製造與部落生活之間的巨大反差。也因此而強化了南非以象徵性的地理優勢地位,使其成為馬拉維青年心中“現代性”的空間投影。姆西卡(Mpalive-Hangson Msiska)認為這一空間想象正體現出馬拉維所缺乏和渴望的現代性。^⑥“地理想象”內化為礦工們的心理機制,強化了對南非所代表的資本權力的認同,以及對本土生產方式的系統性否定。金加拉和同村人的勞動因無法實現資本轉化而不屬於資本的價值體系,從而被邊緣化。因此,對南非的地理想象給與了穆喬納相對於金加拉的資本優勢,這正是金加拉婚戀悲劇的第一重根源,也“表達了後殖民國家所伴隨的痛苦、不安與病態氛圍,以及這種痛苦所帶來的身份認同危機”。^⑦

穆喬納戰勝金加拉的第二重優勢,源於其所體現的“現代性男性氣質”。其確立不僅依賴於資本帶來的物質優勢,更關鍵在於其與傳統馬拉維性別秩序相異的觀念。麗姿之所以為之動心,正在於穆喬納對部落傳統的否定,尤其是將女性視作畜性的性別文化。穆喬納向麗姿描繪了一種全然不同的生活圖景:在南非,她可以“像真正的白人婦女那樣”,衣食無憂,享有自由和平等,無需侍奉丈夫;還能騎自行車,自由乘坐火車、汽車四處旅行。穆喬納將抽象的“自由”轉化為一幅具體而充滿魅惑的現代生活圖景,增強了他在婚戀關係中的吸引力。他所承諾的礦工之妻的生活,並非是現實呈現,而是被理想化的地理敘事,即一種由殖民資本邏輯與現代性話語共同建構的想象結構:“你把你所有的家務都交給僕人……每天早上,你都要向廚師和管家發號施令……他們會稱呼你為多納(Dona,大意为夫人),因為你就是這樣的人。”^⑧這一虛構的社會地位與生活方式,體現了穆喬納對理想化自我身份的深層渴望,卡伊拉以溫和而諷刺的筆調,揭示礦工群體通過歪曲現實、包裝身份來支撐基於對“南非”空間虛假認知的社會想象,展現其“現代性”建構的虛妄本質。以地緣政治的“象徵性交換系統”來看,這種文化幻想將地理空間轉化為精神寄託,滲透進個體的心理結構,使南非成為身份再編碼的鏡像空間,顯示了區域地緣政治如何以非國家方式影響個體命運。

總之,在金加拉的婚姻悲劇中,麗姿最終被穆喬納所虛構的地理敘述所打動。金加拉作為傳統社會秩序的代表,被判定為“價值的匱乏者”,其合法性地位被來自南非的資本話語所取代。冷戰時期,馬拉維在外交上選擇與南非維持非對抗性合作,以換取經濟援助與邊界穩定,這種“現實主義”地緣結構或許正是穆喬納與麗姿們逃避本土認同、投向他者世界的制度性基礎。在歐美生活多年後重返故土馬拉維,卡伊拉以獨特的文化觀察者視角,將對故國的深入洞察與政治命運的深刻

反思熔鑄於作品之中。通過《金加拉》，他思考地緣政治如何在後殖民時期持續瓦解馬拉維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基礎。然而，“在馬拉維獨立半個世紀之後，許多馬拉維青年仍然覺得他們的前途就是通過各種渠道前往約翰內斯堡就業，兩國之間的邊緣與半邊緣關係沒有太大變化”。^⑨事實上，當今前往南非的馬拉維勞工所面臨的社會處境，較《金加拉》所描繪的時代更為嚴峻。在南非本國青年失業率增高、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外來勞動力群體正遭遇日益加劇的排斥與敵意。與此同時，馬拉維社會的信息結構已發生根本變化，全球媒體的廣泛覆蓋與互聯網技術的普及，使得新一代的“麗姿們”得以接觸到更遠方的世界圖景，傳統礦工口中的南非幻想不再具有絕對吸引力。然而，儘管傳播媒介與認知結構已有所變革，全球資本體系所維繫的地緣結構並未真正鬆動。金加拉的婚戀悲劇所揭示的個體命運與結構性壓迫之間的深層勾連，其悲劇意義早已超越私人維度，展示著後殖民國家在現代世界體系中的持續邊緣化與文化撕裂。通過分析麗姿、穆喬納和金加拉的衝突，可以見得南非地緣政治對馬拉維文化身份的衝擊，這為後文探討殖民記憶與父權結構崩解在文化認同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礎。

三、殖民記憶與父權結構的崩解：文化傳承中的心理裂痕

1885年柏林會議將非洲劃為歐洲各國的勢力範圍，並確定了非洲國家的地理分界線，其中尼亞薩蘭即現在的馬拉維劃歸英國。在漫長的殖民史以及反殖民鬥爭中，非洲各國的命運都毫無例外被卷入到了歐美各國的歷史中。1964年7月6日尼亞薩蘭取得獨立，改名馬拉維共和國，但英國所代表的歐洲文明價值早已深植其社會結構之中。從1859年英國探險家、傳教士利文斯通到達馬拉維開始，英國的傳教團就開始了在馬拉維的傳教活動，帶來了西方的新思想，改變着傳統馬拉維的信仰。教會學校客觀上推動了馬拉維現代教育事業的發展，尤其利文斯通尼亞教會學校為英屬中非保護國培養了數量眾多的中、小學生。^⑩英國在殖民地推行英式教育，企圖在殖民地人民中培養出一群精英，強化宗主國的價值觀，這一殖民政策使英國所代表的歐洲文明及相應的思維方式深刻滲透進了馬拉維政治語境。儘管非洲的去殖民化運動自1945年英國曼徹斯特的泛非大會就開始了，但“非洲應當為誰而存在”、“非洲與歐洲、非洲各國之間是怎樣的關係”不僅是國家政治層面的論述，而是後殖民時代非洲民眾要面對的問題。

《金加拉》的第二重悲劇性衝突，即父子矛盾，正是殖民歷史所遺留下的文化裂痕，是傳統信仰與宗主國文化間不可調和的張力，體現了馬拉維地緣政治中揮之不去的“大英帝國”因素。格雷戈里在教會學校接受教育，形成了對英國文化與宗教信仰的認同，當他被迫中斷學業回到家中，不得不按照部落傳統接受一樁婚姻安排，他將之理解為有悖於文明社會的荒誕婚約，“如果村莊希望我結婚，並且我一旦結婚就應該照顧好我的妻子的話，那麼就應該允許我有自己選擇妻子的權力而不是由外人來決定我必須娶誰”。^⑪最後格雷戈里不辭而別，表面看是他對婚姻制度的抗爭，實質是英國教育所形成的“現代性”與傳統部落文明之間的針鋒相對。

金加拉在自己的部落是一個受人尊重的“老年人”，小說以詩一般的語言描述了他的出場：在十月一個微涼、美麗的清晨，他一身傳統裝扮，從容地走在村落的馬路上，對於一切都胸有成竹，仿佛有一生的時間來完成他的漫遊。金加拉的裝扮中有兩樣東西別有意味：不同場合收集到的鑰匙串，與壞掉的舊懷錶。無鎖可開的鑰匙，毫無實用價值，只剩象徵意義，恰恰反襯出了金加拉自我價值的虛幻。壞掉的鐘錶代表了時間的凝滯，象徵了在歐洲式的現代性面前，馬拉維擁有的只是逝去的舊時光。而部落酋長和金加拉一樣，也帶著一個壞掉的懷錶，兩人都以一種裝腔作勢的態度對待

鐘錶。懷錶與鑰匙構成了帝國話語通過物質形式進行文化編碼與身份賦值的象徵系統，其“意義生成處於未經驗亦未概念的中間地帶，是夢境、分析、符號之間模糊不清的混合”。^②小說有這樣一個細節，酋長不停地看著自己的手錶，暗示他很忙，“酋長揮動他的左臂，看著他的手錶，好像它在工作，甚至說了一些話，大意是已經很晚了”。金加拉也從口袋掏出懷錶，搖晃數下後復又放回，仿佛對此說法表示認同。^③其實金加拉和酋長的時間依然是由“太陽的運動、陰影的長度和季節的變化”來確定的，但是，他們卻假模假樣地用代表了現代性意義的鐘錶來做對照，試圖表明西方的現代性必須服從於當地的時間和本土先驗的價值體系，“金加拉與酋長本身並無過失，真正的問題在於其生存環境發生了劇烈轉變，使其成為不合時宜的存在”。^④酋長還以此試圖說服格雷戈里，不必追隨英國文化，強調“你有你自己的歷史”。卡伊拉將時間維度的現代性在馬拉維與大英帝國的關係中置換成了空間問題，金加拉和酋長都被抹上了悲劇色彩，現代性和現代化將他們變成了自己世界裡的邊緣人。^⑤金加拉作為父權象徵，在表面上維持著秩序與權威，然而鑰匙和懷錶已經顯示出他將無力支撐“合法父職”的身份。

在傳統的馬拉維文化中，村落成員之間的社會關係不僅建立在血緣或婚姻之上，更深層地依託於對“地方”的共同體認知，“村落作為社會單位，在心理認同上具有高度清晰性與一致性”，^⑥村界既是物理邊界，也是心理歸屬的象徵，個體認同是以地方延續性為前提的，然而，後殖民時代的非洲村落在地緣政治的結構性失衡中，其象徵結構的穩定性被打破了。帝國通過特定的地理與文化想象重構非洲村落，殖民者藉助殖民學校、稅收制度與人口流動機制，使村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在制度層面脫離村落，進入一種游離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中間地帶。因此金加拉的失敗，正反映出馬拉維在殖民帝國與南部資本雙重牽引下，難以在新的政治邏輯中確立自治的位置，其個人命運因而具有濃厚的民族寓言性質。

當格雷戈里被迫中斷在教會學校的學業回到村落之後，壓根兒就沒有將金加拉認為的頭等大事——拜訪酋長以獲得土地和建築房屋的權利當回事。教會學校的教育已經重塑了他的世界觀，他不認同父親所代表的傳統文化，並在意識深處認為是負擔，甚至是恥辱。這從他在學校看到一身傳統服飾的父親時的反應可見一斑。在部落與地方文化的視角中，金加拉的衣著突出了他作為一個長壽到足以成為“珍貴古董”的身份，但是，當他這身裝扮出現在兒子的學校時，卻遭到了羞辱與排斥，被孩子們嘲諷為“一個剛從森林裡跑出來的原始人”。格雷戈里對此產生了巨大的羞恥感，他憎恨父親為何不穿夾克等西式服裝，這一恥感暴露出殖民地緣政治如何通過視覺文化建立文化等級編碼，“原始”和“過去”就是落後的同義詞。格雷戈里的恥感，是一種被地理文化權力訓練出的自我排斥的心理表現，也可被視為典型的“殖民主體的分裂認同”症候。金加拉也通過兒子的反應，認識到送他去教會學校是自己一生中最為嚴重的錯誤。他無法控制自己的怒火，“我又老又窮又沒有文化，但是我依然是一個父親，就不會允許一個不聽話的兒子存在”。^⑦他認為英國教育摧毀了馬拉維傳統部落的和平寧靜。

在英國話語地緣政治的主導下，西方教育輸出語言與宗教內容，深層地重構了個體對“空間—文化—身份”的感知結構，使得宗主國成為精神現代性的方向坐標，因此，格雷戈里的文化轉向是宗主國話語體系通過教育制度介入個體認知的結果，地緣政治的“象徵性交換系統”也在此生效。最終，格雷戈里義無反顧地背叛了父親的期待，代際衝突以父親的死亡作為結局，英國所代表的西方現代性和基督教文化主導了馬拉維的自我建構。卡伊拉用不無悲哀的諷刺手法，哀嘆了金加拉的負隅頑抗，對於馬拉維而言，在西方強大的文化衝擊面前，部落的傳統價值呈現出可笑且不堪一

擊的一面。這正是後殖民非洲文學的常見主題,“舊非洲與新非洲之間的衝突”。²⁸總之,《金加拉》中的人物關係體現出馬拉維作為“象徵性邊緣”的文化位置,人物的心理創傷、文化撕裂與行為選擇,並非單純的社會寫實,而是象徵性地揭示邊緣國家在全球地緣文化結構中的從屬地位與內化邏輯,這一象徵性邊緣地位的確立,也為理解馬拉維在英國與南非所代表的不同現代性之間形成的認同衝突奠定了分析基礎。

四、雙重現代性之間:馬拉維青年在帝國與資本之間的認同撕裂

19世紀歐美列強對非洲的瓜分重構了地緣秩序,深刻影響著非洲國家獨立後的政治格局與文化認同。在此背景下,英國與南非在後殖民時代成為馬拉維重要的地理想象,被塑造為雙重“文明空間”。戰後英帝國實力衰退,為維護自身及西歐利益,英國在戰略、經濟和政治層面重新考量英屬非洲殖民地價值,進而加大開發力度,尤其重視殖民地教育的改善與發展。從1946年4月到1954年3月,英國根據《殖民地發展和福利法》為其15個非洲領地共撥款876.5萬英鎊,用於中小學教育的有529.3萬英鎊,用於高等教育的39.3萬英鎊。²⁹卡伊拉能夠走出黑人村落,接受精英教育,也正得益於這一戰後新殖民政策。英國還在馬拉維進行了大量基礎設施的投資,鐵路、橋樑、公路等,因此馬拉維與周邊國家的空間關係得到加強,為馬拉維年輕勞工出國務工提供了便利的現實基礎。另一方面,英國傳教士與殖民行政官員通過教育、宗教與招聘宣傳,將南非礦區描繪為通往進步、秩序與現代化的場所。南非作為地理空間,成為非洲其他弱國身份上升的象徵路徑。殖民話語因此構建了一種地緣誘惑,使出走者不僅以南非為謀生之地,更將其視為從“本土野性”走向“帝國文明”的必經之地。這種結構性關係就成為馬拉維傳統村落中年輕人自我認同中的重要依據。

《金加拉》中的第三重衝突發生於格雷戈里與兩個南非礦工之間,二者分別代表年輕馬拉維人自我認知結構的兩種重要地緣文化因素:英國精英主義與南非資本邏輯。格雷戈里在教會學校的教育背景,使之成為了歐洲宗教文化與知識理性的信徒,既無法認同金加拉所代表的鄉土,也無法認同其他年輕人身上所體現出的資本崇拜、金錢至上的價值觀。在他身上體現了新一代文化精英對歐洲這一地理空間的崇拜,也決定了他與南非礦工之間的價值衝突。村子裡的年輕人大多選擇像那兩個礦工一樣,離開故土前往南非的礦山或農場謀生,將辛勤勞動轉化為經濟收入。當他們返鄉時,儼然一副見過世面的模樣:鋥亮的黑皮靴、酷炫的太陽鏡,手腕上晃蕩的金屬鏈、誇張的大戒指和無線電,這些行頭無不彰顯著與眾不同。而最特別的是,他們操著一口從南非學來的洋涇浜式語言,古怪生僻,旁人難以聽懂,這獨特的行話成了他們確認彼此身份的標誌,也成了與村莊舊有生活割裂的符號。然而,認同英國精英文化的格雷戈里對此不屑一顧。卡伊拉採用對話方式充分展現由這兩種地緣政治產生的認知差異,描寫了兩個礦工和格雷戈里圍繞格雷戈里將會從事怎樣的工作展開的辯論。礦工們想當然地認為像格雷戈里這樣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將來一定會賺很多錢,當聽到格雷戈里說將會去做一個不賺錢的牧師時,他們認為自己被欺騙了。小說中這樣寫道:

“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他會賺很多錢,很快就會變得富有。”

“我會成為一名牧師,不會掙任何錢。”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玩笑,所以同時笑了起來。手腕上戴著金屬鏈子的礦工說,“他會掙很多錢,他不想把錢透露給我們。我知道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有多狡猾,他會掙很多錢。”

“你不明白,”格雷戈里生氣地說,“我不會掙任何錢。”³⁰

南非資本邏輯影響下的金錢觀，讓礦工們無法理解不為賺錢而工作的打算，追求英國精英教育和宗教教育的格雷戈里與礦工們在價值觀層面出現無法跨越的鴻溝，兩種地理空間帶給馬拉維年輕一代迥異的文化幻象。作為村裡為數不多的受過教育的人，格雷戈里閱讀西方經典，接受基督教熏陶，他的自我認同建立在英國中產階級價值觀這一象徵性資本基礎上。自視高人一等的精英思想，使他不屑於礦工們因對資本的膜拜而確立的身份。他幾乎是以驕傲的口氣告訴礦工：我對金錢不感興趣，我不是拜金主義者。而礦工們自然認為格雷戈里是一個不瞭解金錢價值的自大傻瓜，他們之間的觀念衝突，體現出後殖民文化語境中的馬拉維面對的兩種不同的現代性。

卡伊拉早年於馬拉維利文斯頓中學的求學經歷，加之赴美深造後定居英國的人生軌迹，深刻形塑了他明顯的親英立場，這使得他對不同現代性的審視並非中立。作品中的格雷戈里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作者的自傳式投射，“以身體與心理雙重流放的視角反思‘家園’這一經驗”。^③因此，卡伊拉在描寫礦工時，不無嘲諷。這些礦工故意穿著在南非打工時穿的卡其色綠領工裝服，斜戴著標籤不明顯的棕色大帽子，渾身散發奇怪的廉價洗發水的味道，尤其是隨身攜帶一個設計奇特的煙斗，一個根本不能使用的煙斗，還時不時把煙斗放進嘴裡，假裝在抽煙。這個假煙斗和金加拉壞掉的鐘錶，異曲同工，屬於他們並未真正佔有的外來文明，卡伊拉由此寫出了他們的滑稽可笑、裝腔作勢。格雷戈里以英國精英文化的立場，認為這些嘩眾取寵的礦工們虛浮、庸俗，是自命不凡的小醜，甚至是對“正統”西方文化的冒犯。格雷戈里體現了殖民教育對“文明”規訓的內化成果，他將地理等級內轉為文明等級，從而完成殖民話語在主體意識中的重塑。

反諷的是，格雷戈里鄙視礦工們的金錢觀，但金錢對他來說同樣重要。例如，格雷戈里的教育不是免費的——不是每個人都能上聖博尼法斯（St. Boniface）學校，格雷戈里的教育經費由父親金加拉提供。他在思想上不拜金，但父輩的財富積累為其一生提供了保障。格雷戈里的這一悖論，展現了對遙遠英國的地理想象所產生的意識的虛假性。而格雷戈里本人對他成為牧師後將履行的職能也沒有明確想法，進一步說明英國這一地緣因素，對他而言更多是一種情感性存在。卡伊拉對於如何在複雜的地緣政治中建構屬於馬拉維的未來，並沒有答案，唯一明確的是代表了傳統馬拉維文化的金加拉難以擁有未來，雙重背叛的線索交匯成壓垮他的巨石。小說通過他個人的故事，“介入馬拉維的政治現實，表達了後殖民國家中的痛苦、不安和病態氛圍，以及由此引發的文化身份危機”。^④

結 語

地緣政治並不只是力量的空間分佈，也是一種“感知結構”的再生產，在後殖民地緣結構不斷重組的語境中，個體的生存經驗已成為理解地緣政治的有效入口，《金加拉》正是理解這一問題的典型文本。卡伊拉以“他死於心碎”一句收束全書，賦予這一個體悲劇以政治寓意：無法對地緣結構做出有效回應的前殖民地小國，終將陷於自我消解的命運循環。這或許正是卡伊拉在去國多年後再次還鄉時寫下這部小說的用意。如今，隨著“後全球化”趨勢日益顯現，全球資本正由單一中心向多極格局轉移，馬拉維等非洲國家在地緣格局中亦面臨新的戰略機遇。強調“互利共贏”，旨在實現“邊緣國家間的聯動協同”^⑤的南南合作或可作為一種突破路徑，“南方國家如何在廣泛的政治和經濟合作中加強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創建共同的南方文化、南方思想和南方現代文明模式，則是人文工作者的歷史任務”。^⑥這一合作機制不僅為非洲文學提供了重新思考地緣政治與文化主體性的新議題，也為中國學者深入介入當代非洲文學研究打開了關鍵入口。

- ①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With a new prologu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 350.
- ②③John S.Saul and Leys Colin, Sub-Saharan Africa in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2023, 13, pp. 13-30.
- ④⑫⑬⑭⑮⑯Mpalive-Hangson Msiska, Kujoni: South Africa in Malawi's National Imaginary,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2017, 43 (5).
- ⑤Gearoid O.Tuathail and Simon Dalby, Rethinking Geopolitics:Towards A Critical Geopolitics, in Simon Dalby and Gearoid O. Tuathail eds., *Rethinking Geo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2.
- ⑥⑦John Agnew,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3, p.128, p. 129.
- ⑧Antonio Gelis-Filho, Geoculture:Missing in Action, *Evolution: Evolutionary Trends, Aspects, and Patterns* 10 (2019), p. 168.
- ⑨R. P.Kay, The Geopolitics of 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frica: Race, Class and the Reciprocal Blockade, *Commonwealth & Comparative Politics* 49, no. 3 (2011), p. 380.
- ⑩Kent Hughes Butts and Thomas R. Paul, *The Geopolitics of Southern Africa: South Africa as Regional Superpower*,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6, p.8.
- ⑪Sam Moyo and Paris Yeros, The Radicalised State: Zimbabwe's Interrupted Revolution,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34, no. 111 (2007), pp. 103-121.
- ⑫Hastings Kamuzu Banda, Malawi Congress Party Convention-1967: Opening Address by President of Malawi Ngwazi Dr. H. Kamuzu Banda, Malawi: Malawi Congress Party,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1967. pp. 15-17.
- ⑬⑰⑱⑲Fetson Kalua, Reading Protest and Myth in Malawian Literature: 1964-1990s, *Literator: Journal of Literary Criticism,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tudies*, 2016, 37 (1): a1255.
- ⑭⑳Joshua Isaac Kumwenda, The Role of the Surreal in Postcolonial African Writing: The Case of Legson Kayira's *Jingala* and The Detainee, *Matatu: Journal for African Culture and Society* 50, no. 1 (2019): 152-168.
- ⑰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㐀㐁㐂㐃㐄㐅㐆㐇㐈㐉㐊㐋㐌㐍㐎㐏㐐㐑㐒㐓㐔㐕㐖㐗㐘㐙㐚㐛㐜㐝㐞㐟㐠㐡㐢㐣㐤㐥㐦㐧㐨㐩㐪㐫㐬㐭㐮㐯㐰㐱㐲㐳㐴㐵㐶㐷㐸㐹㐺㐻㐼㐽㐾㐿㑀㑁㑂㑃㑄㑅㑆㑇㑈㑉㑊㑋㑌㑍㑎㑏㑐㑑㑒㑓㑔㑕㑖㑗㑘㑙㑚㑛㑜㑝㑞㑟㑠㑡㑢㑣㑤㑥㑦㑧㑨㑩㑪㑫㑬㑭㑮㑯㑰㑱㑲㑳㑴㑵㑶㑷㑸㑹㑺㑻㑼㑽㑾㑿㒀㒁㒂㒃㒄㒅㒆㒇㒈㒉㒊㒋㒌㒍㒎㒏㒐㒑㒒㒓㒔㒕㒖㒗㒘㒙㒚㒛㒜㒝㒞㒟㒠㒡㒢㒣㒤㒥㒦㒧㒨㒩㒪㒫㒬㒭㒮㒯㒰㒱㒲㒳㒴㒵㒶㒷㒸㒹㒺㒻㒼㒽㒾㒿㓀㓁㓂㓃㓄㓅㓆㓇㓈㓉㓊㓋㓌㓍㓎㓏㓐㓑㓒㓓㓔㓕㓖㓗㓘㓙㓚㓛㓜㓝㓞㓟㓠㓡㓢㓣㓤㓥㓦㓧㓨㓩㓪㓫㓬㓭㓮㓯㓰㓱㓲㓳㓴㓵㓶㓷㓸㓹㓺㓻㓼㓽㓾㓿㔀㔁㔂㔃㔄㔅㔆㔇㔈㔉㔊㔋㔌㔍㔎㔏㔐㔑㔒㔓㔔㔕㔖㔗㔘㔙㔚㔛㔜㔝㔞㔟㔠㔡㔢㔣㔤㔥㔦㔧㔨㔩㔪㔫㔬㔭㔮㔯㔰㔱㔲㔳㔴㔵㔶㔷㔸㔹㔺㔻㔼㔽㔾㔿㕀㕁㕂㕃㕄㕅㕆㕇㕈㕉㕊㕋㕌㕍㕎㕏㕐㕑㕒㕓㕔㕕㕖㕗㕘㕙㕚㕛㕜㕝㕞㕟㕠㕡㕢㕣㕤㕥㕦㕧㕨㕩㕪㕫㕬㕭㕮㕯㕰㕱㕲㕳㕴㕵㕶㕷㕸㕹㕺㕻㕼㕽㕾㕿㖀㖁㖂㖃㖄㖅㖆㖇㖈㖉㖊㖋㖌㖍㖎㖏㖐㖑㖒㖓㖔㖕㖖㖗㖘㖙㖚㖛㖜㖝㖞㖟㖠㖡㖢㖣㖤㖥㖦㖧㖨㖩㖪㖫㖬㖭㖮㖯㖰㖱㖲㖳㖴㖵㖶㖷㖸㖹㖺㖻㖼㖽㖾㖿㗀㗁㗂㗃㗄㗅㗆㗇㗈㗉㗊㗋㗌㗍㗎㗏㗐㗑㗒㗓㗔㗕㗖㗗㗘㗙㗚㗛㗜㗝㗞㗟㗠㗡㗢㗣㗤㗥㗦㗧㗨㗩㗪㗫㗬㗭㗮㗯㗰㗱㗲㗳㗴㗵㗶㗷㗸㗹㗺㗻㗼㗽㗾㗿㘀㘁㘂㘃㘄㘅㘆㘇㘈㘉㘊㘋㘌㘍㘎㘏㘐㘑㘒㘓㘔㘕㘖㘗㘘㘙㘚㘛㘜㘝㘞㘟㘠㘡㘢㘣㘤㘥㘦㘧㘨㘩㘪㘫㘬㘭㘮㘯㘰㘱㘲㘳㘴㘵㘶㘷㘸㘹㘺㘻㘼㘽㘾㘿㙀㙁㙂㙃㙄㙅㙆㙇㙈㙉㙊㙋㙌㙍㙎㙏㙐㙑㙒㙓㙔㙕㙖㙗㙘㙙㙚㙛㙜㙝㙞㙟㙠㙡㙢㙣㙤㙥㙦㙧㙨㙩㙪㙫㙬㙭㙮㙯㙰㙱㙲㙳㙴㙵㙶㙷㙸㙹㙺㙻㙼㙽㙾㙿㚀㚁㚂㚃㚄㚅㚆㚇㚈㚉㚊㚋㚌㚍㚎㚏㚐㚑㚒㚓㚔㚕㚖㚗㚘㚙㚚㚛㚜㚝㚞㚟㚠㚡㚢㚣㚤㚥㚦㚧㚨㚩㚪㚫㚬㚭㚮㚯㚰㚱㚲㚳㚴㚵㚶㚷㚸㚹㚺㚻㚼㚽㚾㚿㜀㜁㜂㜃㜄㜅㜆㜇㜈㜉㜊㜋㜌㜍㜎㜏㜐㜑㜒㜓㜔㜕㜖㜗㜘㜙㜚㜛㜜㜝㜞㜟㜠㜡㜢㜣㜤㜥㜦㜧㜨㜩㜪㜫㜬㜭㜮㜯㜰㜱㜲㜳㜴㜵㜶㜷㜸㜹㜺㜻㜼㜽㜾㜿㝀㝁㝂㝃㝄㝅㝆㝇㝈㝉㝊㝋㝌㝍㝎㝏㝐㝑㝒㝓㝔㝕㝖㝗㝘㝙㝚㝛㝜㝝㝞㝟㝠㝡㝢㝣㝤㝥㝦㝧㝨㝩㝪㝫㝬㝭㝮㝯㝰㝱㝲㝳㝴㝵㝶㝷㝸㝹㝺㝻㝼㝽㝾㝿㞀㞁㞂㞃㞄㞅㞆㞇㞈㞉㞊㞋㞌㞍㞎㞏㞐㞑㞒㞓㞔㞕㞖㞗㞘㞙㞚㞛㞜㞝㞞㞟㞠㞡㞢㞣㞤㞥㞦㞧㞨㞩㞪㞫㞬㞭㞮㞯㞰㞱㞲㞳㞴㞵㞶㞷㞸㞹㞺㞻㞼㞽㞾㞿㟀㟁㟂㟃㟄㟅㟆㟇㟈㟉㟊㟋㟌㟍㟎㟏㟐㟑㟒㟓㟔㟕㟖㟗㟘㟙㟚㟛㟜㟝㟞㟟㟠㟡㟢㟣㟤㟥㟦㟧㟨㟩㟪㟫㟬㟭㟮㟯㟰㟱㟲㟳㟴㟵㟶㟷㟸㟹㟺㟻㟼㟽㟾㟿㠀㠁㠂㠃㠄㠅㠆㠇㠈㠉㠊㠋㠌㠍㠎㠏㠐㠑㠒㠓㠔㠕㠖㠗㠘㠙㠚㠛㠜㠝㠞㠟㠠㠡㠢㠣㠤㠥㠦㠧㠨㠩㠪㠫㠬㠭㠮㠯㠰㠱㠲㠳㠴㠵㠶㠷㠸㠹㠺㠻㠼㠽㠾㠿㡀㡁㡂㡃㡄㡅㡆㡇㡈㡉㡊㡋㡌㡍㡎㡏㡐㡑㡒㡓㡔㡕㡖㡗㡘㡙㡚㡛㡜㡝㡞㡟㡠㡡㡢㡣㡤㡥㡦㡧㡨㡩㡪㡫㡬㡭㡮㡯㡰㡱㡲㡳㡴㡵㡶㡷㡸㡹㡺㡻㡼㡽㡾㡿㢀㢁㢂㢃㢄㢅㢆㢇㢈㢉㢊㢋㢌㢍㢎㢏㢐㢑㢒㢓㢔㢕㢖㢗㢘㢙㢚㢛㢜㢝㢞㢟㢠㢡㢢㢣㢤㢥㢦㢧㢨㢩㢪㢫㢬㢭㢮㢯㢰㢱㢲㢳㢴㢵㢶㢷㢸㢹㢺㢻㢼㢽㢾㢿㣀㣁㣂㣃㣄㣅㣆㣇㣈㣉㣊㣋㣌㣍㣎㣏㣐㣑㣒㣓㣔㣕㣖㣗㣘㣙㣚㣛㣜㣝㣞㣟㣠㣡㣢㣣㣤㣥㣦㣧㣨㣩㣪㣫㣬㣭㣮㣯㣰㣱㣲㣳㣴㣵㣶㣷㣸㣹㣺㣻㣼㣽㣾㣿㤀㤁㤂㤃㤄㤅㤆㤇㤈㤉㤊㤋㤌㤍㤎㤏㤐㤑㤒㤓㤔㤕㤖㤗㤘㤙㤚㤛㤜㤝㤞㤟㤠㤡㤢㤣㤤㤥㤦㤧㤨㤩㤪㤫㤬㤭㤮㤯㤰㤱㤲㤳㤴㤵㤶㤷㤸㤹㤺㤻㤼㤽㤾㤿㥀㥁㥂㥃㥄㥅㥆㥇㥈㥉㥊㥋㥌㥍㥎㥏㥐㥑㥒㥓㥔㥕㥖㥗㥘㥙㥚㥛㥜㥝㥞㥟㥠㥡㥢㥣㥤㥥㥦㥧㥨㥩㥪㥫㥬㥭㥮㥯㥰㥱㥲㥳㥴㥵㥶㥷㥸㥹㥺㥻㥼㥽㥾㥿㦀㦁㦂㦃㦄㦅㦆㦇㦈㦉㦊㦋㦌㦍㦎㦏㦐㦑㦒㦓㦔㦕㦖㦗㦘㦙㦚㦛㦜㦝㦞㦟㦠㦡㦢㦣㦤㦥㦦㦧㦨㦩㦪㦫㦬㦭㦮㦯㦰㦱㦲㦳㦴㦵㦶㦷㦸㦹㦺㦻㦼㦽㦾㦿㧀㧁㧂㧃㧄㧅㧆㧇㧈㧉㧊㧋㧌㧍㧎㧏㧐㧑㧒㧓㧔㧕㧖㧗㧘㧙㧚㧛㧜㧝㧞㧟㧠㧡㧢㧣㧤㧥㧦㧧㧨㧩㧪㧫㧬㧭㧮㧯㧰㧱㧲㧳㧴㧵㧶㧷㧸㧹㧺㧻㧼㧽㧾㧿㨀㨁㨂㨃㨄㨅㨆㨇㨈㨉㨊㨋㨌㨍㨎㨏㨐㨑㨒㨓㨔㨕㨖㨗㨘㨙㨚㨛㨜㨝㨞㨟㨠㨡㨢㨣㨤㨥㨦㨧㨨㨩㨪㨫㨬㨭㨮㨯㨰㨱㨲㨳㨴㨵㨶㨷㨸㨹㨺㨻㨼㨽㨾㨿㩀㩁㩂㩃㩄㩅㩆㩇㩈㩉㩊㩋㩌㩍㩎㩏㩐㩑㩒㩓㩔㩕㩖㩗㩘㩙㩚㩛㩜㩝㩞㩟㩠㩡㩢㩣㩤㩥㩦㩧㩨㩩㩪㩫㩬㩭㩮㩯㩰㩱㩲㩳㩴㩵㩶㩷㩸㩹㩺㩻㩼㩽㩾㩿㪀㪁㪂㪃㪄㪅㪆㪇㪈㪉㪊㪋㪌㪍㪎㪏㪐㪑㪒㪓㪔㪕㪖㪗㪘㪙㪚㪛㪜㪝㪞㪟㪠㪡㪢㪣㪤㪥㪦㪧㪨㪩㪪㪫㪬㪭㪮㪯㪰㪱㪲㪳㪴㪵㪶㪷㪸㪹㪺㪻㪼㪽㪾㪿㫀㫁㫂㫃㫄㫅㫆㫇㫈㫉㫊㫋㫌㫍㫎㫏㫐㫑㫒㫓㫔㫕㫖㫗㫘㫙㫚㫛㫜㫝㫞㫟㫠㫡㫢㫣㫤㫥㫦㫧㫨㫩㫪㫫㫬㫭㫮㫯㫰㫱㫲㫳㫴㫵㫶㫷㫸㫹㫺㫻㫼㫽㫾㫿㬀㬁㬂㬃㬄㬅㬆㬇㬈㬉㬊㬋㬌㬍㬎㬏㬐㬑㬒㬓㬔㬕㬖㬗㬘㬙㬚㬛㬜㬝㬞㬟㬠㬡㬢㬣㬤㬥㬦㬧㬨㬩㬪㬫㬬㬭㬮㬯㬰㬱㬲㬳㬴㬵㬶㬷㬸㬹㬺㬻㬼㬽㬾㬿㭀㭁㭂㭃㭄㭅㭆㭇㭈㭉㭊㭋㭌㭍㭎㭏㭐㭑㭒㭓㭔㭕㭖㭗㭘㭙㭚㭛㭜㭝㭞㭟㭠㭡㭢㭣㭤㭥㭦㭧㭨㭩㭪㭫㭬㭭㭮㭯㭰㭱㭲㭳㭴㭵㭶㭷㭸㭹㭺㭻㭼㭽㭾㭿㮀㮁㮂㮃㮄㮅㮆㮇㮈㮉㮊㮋㮌㮍㮎㮏㮐㮑㮒㮓㮔㮕㮖㮗㮘㮙㮚㮛㮜㮝㮞㮟㮠㮡㮢㮣㮤㮥㮦㮧㮨㮩㮪㮫㮬㮭㮮㮯㮰㮱㮲㮳㮴㮵㮶㮷㮸㮹㮺㮻㮼㮽㮾㮿㯀㯁㯂㯃㯄㯅㯆㯇㯈㯉㯊㯋㯌㯍㯎㯏㯐㯑㯒㯓㯔㯕㯖㯗㯘㯙㯚㯛㯜㯝㯞㯟㯠㯡㯢㯣㯤㯥㯦㯧㯨㯩㯪㯫㯬㯭㯮㯯㯰㯱㯲㯳㯴㯵㯶㯷㯸㯹㯺㯻㯼㯽㯾㯿㰀㰁㰂㰃㰄㰅㰆㰇㰈㰉㰊㰋㰌㰍㰎㰏㰐㰑㰒㰓㰔㰕㰖㰗㰘㰙㰚㰛㰜㰝㰞㰟㰠㰡㰢㰣㰤㰥㰦㰧㰨㰩㰪㰫㰬㰭㰮㰯㰰㰱㰲㰳㰴㰵㰶㰷㰸㰹㰺㰻㰼㰽㰾㰿㱀㱁㱂㱃㱄㱅㱆㱇㱈㱉㱊㱋㱌㱍㱎㱏㱐㱑㱒㱓㱔㱕㱖㱗㱘㱙㱚㱛㱜㱝㱞㱟㱠㱡㱢㱣㱤㱥㱦㱧㱨㱩㱪㱫㱬㱭㱮㱯㱰㱱㱲㱳㱴㱵㱶㱷㱸㱹㱺㱻㱼㱽㱾㱿㲀㲁㲂㲃㲄㲅㲆㲇㲈㲉㲊㲋㲌㲍㲎㲏㲐㲑㲒㲓㲔㲕㲖㲗㲘㲙㲚㲛㲜㲝㲞㲟㲠㲡㲢㲣㲤㲥㲦㲧㲨㲩㲪㲫㲬㲭㲮㲯㲰㲱㲲㲳㲴㲵㲶㲷㲸㲹㲺㲻㲼㲽㲾㲿㳀㳁㳂㳃㳄㳅㳆㳇㳈㳉㳊㳋㳌㳍㳎㳏㳐㳑㳒㳓㳔㳕㳖㳗㳘㳙㳚㳛㳜㳝㳞㳟㳠㳡㳢㳣㳤㳥㳦㳧㳨㳩㳪㳫㳬㳭㳮㳯㳰㳱㳲㳳㳴㳵㳶㳷㳸㳹㳺㳻㳼㳽㳾㳿㴀㴁㴂㴃㴄㴅㴆㴇㴈㴉㴊㴋㴌㴍㴎㴏㴐㴑㴒㴓㴔㴕㴖㴗㴘㴙㴚㴛㴜㴝㴞㴟㴠㴡㴢㴣㴤㴥㴦㴧㴨㴩㴪㴫㴬㴭㴮㴯㴰㴱㴲㴳㴴㴵㴶㴷㴸㴹㴺㴻㴼㴽㴾㴿㵀㵁㵂㵃㵄㵅㵆㵇㵈㵉㵊㵋㵌㵍㵎㵏㵐㵑㵒㵓㵔㵕㵖㵗㵘㵙㵚㵛㵜㵝㵞㵟㵠㵡㵢㵣㵤㵥㵦㵧㵨㵩㵪㵫㵬㵭㵮㵯㵰㵱㵲㵳㵴㵵㵶㵷㵸㵹㵺㵻㵼㵽㵾㵿㶀㶁㶂㶃㶄㶅㶆㶇㶈㶉㶊㶋㶌㶍㶎㶏㶐㶑㶒㶓㶔㶕㶖㶗㶘㶙㶚㶛㶜㶝㶞㶟㶠㶡㶢㶣㶤㶥㶦㶧㶨㶩㶪㶫㶬㶭㶮㶯㶰㶱㶲㶳㶴㶵㶶㶷㶸㶹㶺㶻㶼㶽㶾㶿㷀㷁㷂㷃㷄㷅㷆㷇㷈㷉㷊㷋㷌㷍㷎㷏㷐㷑㷒㷓㷔㷕㷖㷗㷘㷙㷚㷛㷜㷝㷞㷟㷠㷡㷢㷣㷤㷥㷦㷧㷨㷩㷪㷫㷬㷭㷮㷯㷰㷱㷲㷳㷴㷵㷶㷷㷸㷹㷺㷻㷼㷽㷾㷿㸀㸁㸂㸃㸄㸅㸆㸇㸈㸉㸊㸋㸌㸍㸎㸏㸐㸑㸒㸓㸔㸕㸖㸗㸘㸙㸚㸛㸜㸝㸞㸟㸠㸡㸢㸣㸤㸥㸦㸧㸨㸩㸪㸫㸬㸭㸮㸯㸰㸱㸲㸳㸴㸵㸶㸷㸸㸹㸺㸻㸼㸽㸾㸿㹀㹁㹂㹃㹄㹅㹆㹇㹈㹉㹊㹋㹌㹍㹎㹏㹐㹑㹒㹓㹔㹕㹖㹗㹘㹙㹚㹛㹜㹝㹞㹟㹠㹡㹢㹣㹤㹥㹦㹧㹨㹩㹪㹫㹬㹭㹮㹯㹰㹱㹲㹳㹴㹵㹶㹷㹸㹹㹺㹻㹼㹽㹾㹿㺀㺁㺂㺃㺄㺅㺆㺇㺈㺉㺊㺋㺌㺍㺎㺏㺐㺑㺒㺓㺔㺕㺖㺗㺘㺙㺚㺛㺜㺝㺞㺟㺠㺡㺢㺣㺤㺥㺦㺧㺨㺩㺪㺫㺬㺭㺮㺯㺰㺱㺲㺳㺴㺵㺶㺷㺸㺹㺺㺻㺼㺽㺾㺿㻀㻁㻂㻃㻄㻅㻆㻇㻈㻉㻊㻋㻌㻍㻎㻏㻐㻑㻒㻓㻔㻕㻖㻗㻘㻙㻚㻛㻜㻝㻞㻟㻠㻡㻢㻣㻤㻥㻦㻧㻨㻩㻪㻫㻬㻭㻮㻯㻰㻱㻲㻳㻴㻵㻶㻷㻸㻹㻺㻻㻼㻽㻾㻿㼀㼁㼂㼃㼄㼅㼆㼇㼈㼉㼊㼋㼌㼍㼎㼏㼐㼑㼒㼓㼔㼕㼖㼗㼘㼙㼚㼛㼜㼝㼞㼟㼠㼡㼢㼣㼤㼥㼦㼧㼨㼩㼪㼫㼬㼭㼮㼯㼰㼱㼲㼳㼴㼵㼶㼷㼸㼹㼺㼻㼼㼽㼾㼿㽀㽁㽂㽃㽄㽅㽆㽇㽈㽉㽊㽋㽌㽍㽎㽏㽐㽑㽒㽓㽔㽕㽖㽗㽘㽙㽚㽛㽜㽝㽞㽟㽠㽡㽢㽣㽤㽥㽦㽧㽨㽩㽪㽫㽬㽭㽮㽯㽰㽱㽲㽳㽴㽵㽶㽷㽸㽹㽺㽻㽼㽽㽾㽿㿀㿁㿂㿃㿄㿅㿆㿇㿈㿉㿊㿋㿌㿍㿎㿏㿐㿑㿒㿓㿔㿕㿖㿗㿘㿙㿚㿛㿜㿝㿞㿟㿠㿡㿢㿣㿤㿥㿦㿧㿨㿩㿪㿫㿬㿭㿮㿯㿰㿱㿲㿳㿴㿵㿶㿷㿸㿹㿺㿻㿼㿽㿾㿿

作者簡介:肖麗華,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杭州 310018

[責任編輯 桑海]